



兩垣奏議 伯仲諫臺疏草

西臺摘疏 敬脩堂釣業

15246

212

兩

垣

奏

議

達中立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兩垣奏議（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兩 城 稟 議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  
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皆收  
有此書且同一版本借月在先  
故據以排印

#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兩垣奏議一卷明遼中立撰中立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書凡奏議六編皆中立爲給事中時所上以歷官吏兵二科故稱兩垣其中論公用舍論修史用人及論會推閣臣三疏本末略具明史本傳蓋中立以是三疏一忤旨停俸一見忌輔臣一被貶外授故明史具錄於本傳其諭罷織造論倭患及請停例金三疏雖事不施行然亦皆錚錚不阿無愧封駁之職不得以卷帙之少廢之矣舊本附刻中立所作周易劄記後今既分隸四庫則列於經部不倫故析出別著錄焉

# 兩垣奏議

明 遷中立撰

## 論公用舍疏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用舍合於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於公。則人不服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從未有上下異指。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臣睹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召疏中所云。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臣不敢謂其皆皭然君子。然而爲君子者多也。而偶以一事固執。一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跼伏。田間壯志紓而不伸。忠猷蘊而未竟。此臣所以深爲諸臣惜也。方今中外多故。苦無任事之人。而今被斥諸臣。雖位有崇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爲國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感時者。有憐才之嘆。司銓者。有乏才之憂。此臣所以深爲世道惜也。夫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詆輔臣而去者。又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而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有主上親筆。臣謂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卽擬自閣臣。正大臣爲國之忠若罷者果正人也。出于閤臣之票擬。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出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彼職贊密勿。身膺隆眷。不補牘力爭。而坐視忠良屏棄。譖佞鴟張。雖間有掲救。然而諸臣之擅斥者。如故也。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臣又深爲輔臣惜也。今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罷而論者愈多。

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卽如高攀龍一疏，捲捲爲國惜才。卽部院大臣亦許其願忠之心矣。中外諸臣亦多爲之申解矣。孫繼有譚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罰而輔臣能自安乎？臣聞防口甚于防川。聖如虞舜，猶察邇言而用之。況泰交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諸臣請乎？陛下以心膂托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願，明諭吏部于先後廢謫諸臣，隨材錄用，以示大公。則君有容直臣之名，臣無敢言之譽。國家收多賢之益，廟堂無處分之煩。衆囂自息，輔臣自安矣。宋劉安世曰：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程顥曰：朝廷不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釋羣疑而收人心，莫要于此。然臣又有言焉。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尙寶司丞以李懋憎補而不允。至于鄒元標慷慨大節，海內屬目。而不能一日立朝。夫以陛下寬仁，獨不能容一二直臣乎？以輔臣見知于主，獨不能爲國用一二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清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竭力叩闈，仰回天聽，以收民譽，而樹令名。而徒忿衆口之呶呶，以歸過于君父。此臣所以義激于中，不容默默也。臣一介草茅，蒙拔資更垣，感時效愚，罔知忌諱。伏惟聖明裁納。

請罷太和山織造疏

臣待罪諫垣，竊見傳造太歲太和山各宮殿頂帳費以萬金。奉旨本山量解香稅銀七千兩，仍命工部補足三千兩矣。又戒諸臣之奏擾矣。夫以供奉明神，而費止萬金，又有明旨之凜凜也。臣何敢復有陳說。第考之祀典，參之時勢，則見織造之命，萬萬可已者。敢披瀝爲皇上陳之。臣惟太和山不列于嶽鎮，元武神

不見于經傳。所云靜樂王太子入山修煉。白日飛昇。皆道家傳會之說。儒者不談。雖我朝廟宇設提督。以崇祀之。然非若天地嶽鎮海瀆等神爲祭之正也。古云贊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繁則亂。事神則難。而況宮殿帷帳。又供奉之彌文。而非祭祀之常經乎。故織造之可已也。爲國家釐祀典也。東南災沴頻仍。杼柚其空。卽袍服上供。撫臣無歲不請減。請罷矣。今又以頂帳之故。嚴行新舊各堂。添設機張人匠。併工織造。手指瘁于拮据。皮肉殘于鞭朴。且吏胥有需索之擾。州縣有徵解之苦。費以萬金而閭閻所費。又數倍于此者乎。夫以東南凋敝之時。而何忍加之以額外之征輸也。故織造之可已也。爲東南愛民力也。王者爲天下守財。卽財賦殷富之日。猶當加意撙節。況公私交困。府藏殲竭。昨見主計之臣。謂各邊鎮上半年例銀共該一百四十餘萬。東那西湊。尙少一半。若太和山宮殿頂帳。何益于神。而出帑金以佐之。雖曰數止三千。然一銖一兩。孰非赤子之膏脂乎。是何取盡錙銖。而用若泥沙也。故織造之可已也。爲帑藏惜財用也。方今徐淮兗豫之間。千里一轍。積骸盈野。仳離之狀。愁嘆之聲。慘目悲心。有不忍見且聞者。昨河南撫臣張一元之疏可見矣。天下之患。莫大于下有疾苦。而上不收卹。乃日者科臣王德完爲民請賑疏。兩上而不報。今頂帳無益之費。近習無稽之言。卽以科臣部臣執奏而不允。此臣之所未解也。臣謂太和山之香稅。積之徒以供內臣之乾沒。推之可以救中原之捐瘠。織造之萬金。以爲頂帳之費。則曰不經。以爲賑濟之資。則曰德意。臣又查萬歷十四年。以山陝等處災傷發帑金三十九萬。十七年。以江南等處災傷發帑金三十萬兩。遣官分賑。今中原災傷不減于曩時。而賑卹之惠。反嗇于曩時。皇上爲民父母。忍視

數百萬生靈嗷嗷待斃而不爲之拯救者乎。伏願亟停織造之命，卽以太和山香稅銀一萬兩，并再發帑銀二十萬兩，遣廉能之官宣布德音，大需皇仁以示聖天子軫念災民之意，則罷不經之費至儉也。宏曠卹之恩至仁也。廓轉圜之量至明也。皇上何憚而不爲此？然臣又有言焉：京師者四方之極也。今都門外宮觀之侈，丹堊輝煌，旛幢之飾，綦組絢爛，而委巷小民，至傾貲破產，以修庵觀而供齋醮，異說之惑世誣民甚矣。皇上又復括已盡之財，剝窮民之脂，以供宮殿帷帳之飾，則何以禁止愚民，風示四方？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明正道以息邪說，惟聖明留意焉。

論倭疏

自倭寇未靖，而請封請貢之說興也。中外諸臣言者甚夥，其揣情形、析利害者亦甚備。雖三尺豎子亦知其不可矣。臣卽再陳設，亦不能加于諸臣上矣。顧是說也，宋應昌始之，顧養謙成之，本兵石星力主之，沈惟敬密計於倭寇，劉黃裳昌言于朝，請封易而爲請貢，請貢易而爲開市，開市易而爲和親，頃又專易請封，業已奉有明旨矣。臣竊惟貢不可許，而封亦不可許也。是東征諸臣誤本兵，而本兵因以誤國也。臣始不能無言也。臣聞忠臣之謀國也，爲國家計，不爲一身計；爲久遠計，不爲旦夕計。自倭寇狂逞，盤據朝鮮，我皇上宵旰憂勞，爲之遣將出師者既一年餘矣，蹂躪我屬國，戕殺我士卒，糜費我金錢，是中國仇也，而臣子之羞也。今不思滅此朝食，而反欲寵以封號，金冊銀章，赫奕島外，此可令四邊見乎？以國體論，則倭

不當封。昨見朝鮮疏中有云：倭寇築城蓋房，運糧練兵，陽退而復進，假和而逞兇。倭之情狀亦可槩見。而當事者以爲難憑。日夜催促表文，以冀了事。目前臣未聞空言可以畏敵，表文可以守取。卽稱臣稱貢，禮卑言甘，臣之所不敢信也。以倭情論，則倭不必封。倭俗狙詐而狠貪，聖祖絕其貢，不與通，著之爲訓。沿海設備，嗣是屢貢屢犯。至嘉靖間，東南之慘極矣。世祖赫然用武，一大創之。而有三十餘年之安，今無以制其死命。而以封爲羈縻，彼鬪酋雄長海外，卽稱帝稱王，夫誰禁之？而乃遣數十萬之師，犯我屬國，丐此虛名也。勢必請封，請市要求不已。我不能拒絕于今日，而安能拒絕于異日？啓奸民勾引之端，開外國窺伺之門，爲國家患無已時。以利害論，則倭不可封。此其事之可否得失，滿朝臣工知之。朝鮮知之，而何當事者以冥冥決事，不曰選將，不曰練兵，不曰沿海修備？而今日議封，明日議貢，倭盤據于釜山，爲攻取之計，我冀望于僥倖，爲苟且之謀。倭以款要我，而操術常行于款之外。我以款自愚，而智慮常陷于款之中。排盈廷之公論，損戰守之長策，沮忠臣義士之氣，爲逃責議功之資。此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旦夕之謀，非久遠之計也。豈不羞朝廷而汗青史哉？臣謂倭款不罷，則戰守之計不決；戰守之計不決，則釀禍將來。貽憂君父，異時追尤首事，卽斬諸臣之頭，不足以謝國事矣。且皇上獨不見西事乎？當互市之始，豈不藉口羈縻，得以息肩飭備？而今邊事廢弛，將士之憫不可收拾，識者恨之。今日又欲製其故智，以爲退倭良策，尙可謂國有人乎？伏望皇上深思倭情之叵測，收回許封之成命，明諭尚書石星、總督顧養謙、閉關謝使，一意守禦，毋推諉避事，毋因循養亂，毋狃一時之便，而貽後日之悔。侍郎宋應昌，郎中劉黃裳，併亟賜

罷斥仍正其欺罔誤國之罪。則內外遠近曉然知上意所向。在於安攘大計。孰不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所謂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慮哉。

論修史用人疏

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而聽，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付定議于部院，而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降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票擬與？則是以桃李之私情，謬相推引，而今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畢其說：撫按之臣鎮緝一方，境內士夫所改容而禮者也；非巨奸豪宦，不以列彈章；其薦人也，不得不寬。廟堂之上，提衡天下，宇內才品，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辱弓旌。其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起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眞士類所不齒。聖世所不容者，不卽能斥已，爲漏網遺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夔也，爲得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夔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箝臺臣也。則黨護之心化而爲機械，儻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廢謫諸臣，無

賜環之日。中外士紳。日夜望輔臣補牘力爭。今未能進一君子。而先進一邪臣。輔臣又將何詞以謝天下乎。伏乞明諭輔臣。以後用人。當秉公心。勿植私黨。以後擬旨。當持大體。勿挾私見。則國家之休也。亦所以成輔臣之令名也。臣再惟修史鉅典也。必博訪名流。廣招俊士。前輔臣疏。有欲取之別署。取之外僚。取之間廢。收之山林。隱逸而必曰文行兼優。又曰行義無虧。然邪媚如虞夔者。首與總裁之選矣。第恐天下之爲虞夔者不少也。浮行無節。徒飾浮華之詞。夤緣干進者亦不少也。儻誤蒙收錄。則修史之典。適以啓邪臣奔競之途。而開小人仕進之竇耳。卽掇英摛藻。何足以昭法誠。而垂萬世哉。復望諭輔臣及吏部嚴行諮詢。務求端方直亮博聞有道術之士。毋得濫及匪人。以汙清朝盛舉。則仕路肅清。而國史可傳不朽矣。

請拔淹滯停例金疏

臣待罪諫垣。伏睹陛下寤寐英賢。慄恤民瘼。邇者如孟一脈沈鯉屢推不允者。今擢用矣。覽科臣所上中州饑民圖說。憫然動念。發帑金。遣官賑救。至宮闈之內。亦捐金佐之矣。大小臣工。莫不踴躍而頤曰。陛下天地之量。而堯舜之心也。顧臣見近來請用廢謫諸臣。連章累牘。留中不下。夫今天下多事。正當廣招俊乂。搜羅巖穴。而諸臣者。往往以憲直豪譏。其抱效忠之悃。具可用之才。甚多也。一列擅斥之籍。永無登進之階。是陛下之量。猶有未廓與。臣謂天地之生才實難。國家之需才甚急。諸臣不及時錄用。恐歲華相催。精神意氣漸驟。是清朝有不盡之才。而正人有後時之嘆矣。且銓臣爲陛下用人也。尙書陳有年。又陛下所特簡者也。以請用司屬奉旨切責。累疏求去。陛下亦屢降溫綸。留矣。夫畀以銓衡之寄。寵以知春之渥。

則何不推心委任盡行其志而乃令其抱牘逡巡有懷莫展也伏乞明諭吏部于先後廢謫諸臣遇缺次用隨材序遷則忠直在列而國家收多賢之益矣臣又見昨該雲南撫臣請減加金未蒙俞納夫雲南年例金歲止二千兩萬歷二十年加至五千兩是加增之數反多于原額旋以閣臣之請減去一千矣又以撫臣之疏而旋增以計臣之請復減一千矣又以科臣之疏而增隨減隨增綸綺不信非所以重詔令而垂史冊也臣聞滇南採金遠涉川峽風雨瘴癘之所侵虎豹盜賊之所傷辛苦艱難觸目悽慘是金以千計而民間所費與死亡傷夷者不可勝計也陛下居高處優言千則千耳獨不念供之他甚艱乎況今緬氣方熾徵兵轉餉之費公私殲竭而又益以額外之徵求其何以堪伏乞明諭戶部令該省止解年例金二千兩如以爲內用不給請俯從撫臣之懇停免舊歲所增一千兩則約已裕民滇氓徼再造之福矣臣再惟近日言及于罪逐之臣陛下以爲市恩言及于滇南之金陛下以爲奏濶臣亦豈不知緘默可以自容哉第念職司耳目誼切匡正當此才乏民困之日而坐視端人淹于屏斥窮隙疲于征輸耳目之謂何臣之罪且不容于堯舜之世是以冒昧塵瀆仰回天聽惟願陛下以用沈鯉孟一脈之心盡召逐臣以賑中原之心遠徹遐壤則至仁天壤同流而聖德古今罕並矣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頃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爲編氓朝論惜之臣言官也誼不能默默無言臣伏惟陛下念閣務繁劇簡任輔臣不卽斷之宸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

博訪旁搜疏名上請公論採之盈廷可否決于聖斷非敢專也亦非敢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也以今聖明在上清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者砥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陛下起自謫籍而用之矣司銓未久復遭擅斥士紳相顧咨嗟咸謂憲成以直道見黜而陛下有不容直臣之名將何以勸任事之心鼓豪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家之大政也鋒臣者又用舍人之人也邇來相繼屏去不竟其用孫鑛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官之空署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今顧憲成又以罪去前者將竭後焉不續人才凋謝可爲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爲庸庸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太宰非如徐一樞謝廷棟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爲部臣臧否混并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爲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爲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黜罰幾于無章公議壅闊繁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于此故願陛下虛心而觀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卽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也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朝並行已久而要之廷推之法尤自古而然也舜舉堯陶湯舉伊尹而必曰選于衆今輔臣趙志圭等不稽古典不惟遠圖罔爲牽引熒激聖怒卽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偕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盜公私耗竭而嗷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識者抱厝火積薪之憂所

幸公道昭白。仕路清夷。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爲長嘆。臣職司獻納。冒昧塵瀆。非爲銓司惜一郎官也。爲國家惜人才也。爲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捐成心。而重爲國體人才惜也。臣不勝惓惓。